



新闻热线:0571-85310548 13857101115 |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CN 33-0118 邮发代号:31-25 | 邮箱:zjfzb@126.com | 第7316期 今日8版 | 平安浙江网:www.pazjw.gov.cn

这个海拔1138米的派出所 守护着三位“母亲”



百山祖风貌，刘庆伟 摄

羽翼 藏蓝色的翼

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练婉婷

百山祖冷杉，被人们称为“植物大熊猫”，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，目前全世界只剩下3株母树，全都安静地生长在庆元的百山祖深处。

想要见到它们不容易，因为它们不仅长在深山中，还被围栏保护起来，防止村民或游客误入。近日，记者先来到全省海拔最高的派出所——1138米处的百山祖派出所，再跟随百山祖保护站站长、百山义警兰荣光徒步攀登1.5个小时，这才见到它们。这段崎岖的山路，兰荣光已经整整走了34年。

在海拔1700多米的山中云雾里，3株冷杉母树静静站在那儿，树干挺拔，差不多都有10米高，灰白色的树皮、像针一般的叶子。2株冷

杉母树挨得近，还有1株在百米开外。

它们是从漫长气候变迁中走来的“活化石”，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，自1963年首次被发现，便成了保护和研究的焦点。没有人确切知道它们的年龄，“没人敢用仪器去测，会伤到树，毛估估，该有上百岁了吧。”兰荣光告诉记者说。1995年他刚做护林员时，其中一株冷杉母树只有3米多高，如今已是最高的一株。

冷杉树的繁衍，艰难得让人心疼。雌雄同株，花开却不同步，雄花早开，雌花迟放，雄花向下，雌花向上，花期偏逢雨季，自然授粉率低。这些年，科研人员通过嫁接、种子育苗等手段，在保护区成功培育出近百株母树种子实生树。

兰荣光负责照看这些“冷杉宝宝”，浇水、记录，查看长势。对于它们的“父母”——3株冷杉母树，兰荣光给予的是“陪伴”。“它们不需要浇水施肥，自然生长是最好的。”兰荣光向记者介绍说。每天上午，他上山拔除冷杉母树根际的杂草，察看球果是否成熟、枝叶有无病斑，记录附近动物的新鲜足迹；中午在保护站用过午饭后，再次上山。

冷杉母树最害怕的，并不是风吹雨打，即便遇上恶劣天气，应对办法也简单——用绳子拴住加固。它们最害怕的，是人们不经意的打扰。上世纪90年代，百山祖核心区域还没有架起围栏。有游客上山，他们不识冷杉母树，曾

在附近丢弃垃圾——这对冷杉母树或许是致命的，兰荣光现在说起来还后怕。后来，核心区域被2米多高的围栏围住了，也安上了摄像头。兰荣光和同事们又多了项工作——24小时轮流查看监控，跟派出所联动，及时劝阻闯入者。

这些年，守护冷杉的力量变得更科技，也更有人情味。为了保护这片山、这几株母树，庆元公安建立了“数字天网”，卫星看、无人机巡、实时监控连着路面，山里的动静清清楚楚。还有一支叫“百山义警”的队伍，熟悉山路、心疼树木的村民自愿加入，跟民辅警一道巡山护林。

他们最放在心上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尽量不让外人打扰这三株冷杉母树——哪怕远远的一点动静，他们都格外警惕。

2018年起，百山祖兴起了房车旅游热。每年六七月间，四五十辆房车从外地结伴而来，停在景区停车场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。即使他们进入不了核心区域，民辅警仍会一辆一辆打招呼，提醒他们用火用电安全，并叮嘱晚上不要乱走。

兰荣光的工作，越做越细。每天，他都要到树下查看叶子有没有变色、光泽度好不好，还要留意树下新出的冷杉苗有没有被动物啃咬。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把冷杉树当成我的孩子，照顾它们是幸福的。”他说。

从冷杉母树上落下的种子，若幸运地成功授粉，便是一段新生命的开始。第一批成功发芽的种子大约出现在1993年，如今，那些小苗中长得最高的，已经超过了2米。

冷杉的生命周期很长，成长缓慢，一代往往就是几十年。“等到这批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冷杉自己也结出球果、落下种子，就说明它们完成自然的生命循环。到那时候，我们的守护才算有了成果。”说这话时，兰荣光站在一株不到他膝盖高的冷杉幼苗前，目光里含着父辈般的温和与期盼。



百山祖冷杉球果 沈亮 摄

记者手记:

跟随兰荣光进山的那天，我理解了什么是“守护”——它不是轰轰烈烈的，而是沉默的、重复的，甚至有些孤独的。

34年，兰荣光在这条路上走了无数趟，俯身拔过数不清的杂草，伸手轻抚过太多的冷杉树叶。

科技来了，卫星在太空看、无人机在天上巡飞、围栏上装好了摄像头，义警队伍也越来越庞大，可有些东西从未改变：人得走进深山里，用手碰到土地，用眼睛看清每一株冷杉母树、每一株幼苗是否安好。

也许，真正的守护就是像兰荣光这样——34年如一日，看着3棵冷杉母树和它们的幼苗。他和同事们每日沉默行走，却让生命有了回响。



百山祖巡山 章勋 摄